

書生本色

——壽 曉峯張先生

潘重規

五十年前，負笈南京東南大學。初入校門，便聞學長輩盛稱南高、東大以來的淳正學風。前任兩江師範校長婺源江易園先生，規定每位同學，入學時，必須閱讀宋元學案全部，養成奮發自強自重做人治學的精神。令我們後進不勝嚮往。

我是中文系的學生，關於文史地系傑出的畢業校友，最爲同學傳頌的，首推東陽繆鳳林贊虞先生和郵縣張曉峯其陶先生，他們兩位都是史學大



五十年前張其陶博士任教國立中央大學時的照相。

生是不須睡眠的異人。曉峯先生學問淵博精深，畢業後被商務印書館羅致，擔任編輯工作。他們二位都成爲我們同學心目中的楷模，時時令人仰望，作天上人想。民國十六七年間，繆先生從東北大學，張先生從商務印書館，都回到母校歷史系任教。我那時在校已經三四年，因爲素喜購書，學校宿舍無法度置。一度僦居大石橋四十八號，過橋便是大學。房主人姓魏，非常好客，他的姪兒魏學仁是金陵大學的理學院長。我和助教謝季璋、王鴛吾、沈魯珍諸位先生賃居主人寢室的樓上，四房一廳，每人分居一室，非常清靜。房主人前院兩廂房間，分租給大學的教職員，曉峯先生也攜眷卜居前院。這是我有幸得見我們心儀已久的傑出校友的開始。同住的時間不算長，却令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我

記得有一段時期，王伯沆師因爲家庭連遭大故，支撐門戶的僅存壯年愛姪又突然病逝。伯沆師哀傷過度，屢月不能起立行走，因此勉強來校講授時，便到我們住處午餐，餐後就在我寢室午睡。謝季璋、王鴛吾諸先生都是伯沆師早期的弟子，我們又僱用了一位男工管理炊事，所以伯沆師在我們住所休息後，我便扶持他往校講授。繆贊虞、張曉峯兩位先生也是伯沆師早歲的學生，因此這段時間，比較有機會見面。記得那時張夫人辭衣炊飯，照料尚在懷抱中的嬰兒，終日忙碌不堪。每當傍晚炊爨之際，常常看見曉峯先生抱著小孩，在院中往來行走，口中似乎還在喃喃吟誦。房主人有時對我們表示：「張先生是一位十足書獃子，有時回家，爲他開門，他竟揚長進去，似乎是隨着旋轉機關，沒有迎面有人的感覺。」那時我正沉浸在佛教經典，禪宗語錄中，深深體會到，這正是曉峯先生用思入神的境界，所以我向房主人解說道：「這是書生本色，中國讀書人向來都是如此的。」

大學畢業以後，我往武昌高中教書，民國廿三年，回到母校中文系做助教。曉峯先生已經



視巡(中)公將統總同陪院學化文國中辦創任主院究研防國任(右)士博詢其張

。影留時院究研防國

去浙江大學任教授。接着抗戰軍興，浙大由江西輾轉遷校貴州。我隨母校中大到重慶。後來我轉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。民國三十四年的春天，忽然得到柳翼謀先生到達重慶的消息，並且知道 翼謀先生曾講學浙大，患腦溢血時，由曉峯先生等悉心調護的經過。我認為重慶山城苦熱，而成都氣候清佳，川大望江樓的校址，俯瞰錦江，風景優美。我和川大文學院長向仙僑先生商量邀請 翼謀先生來川大講學，同時休養身體。校長黃季陸先生欣然接納我們的意見，立刻發出聘函。翼謀先生隨即來信，並寄示新著油印本的國史要義一冊，告以開學前即來成都相聚。我們也希望 曉峯先生或可陪伴着一道到成都小作盤桓。不料暑假剛過，天上突然掉下日本投降的消息，國府準備還都。翼謀先生抗戰前任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館長，更急着要回去收拾淪陷後的圖書文物。他向來把他保管的圖書看作他的性命骨肉，所以來信告訴我不能再約的苦衷。因此，也失去了和 曉峯先生可能再度會面的機會。但是，許多

從浙大任教來川的友人，談到 曉峯先生任浙大文學院長的作風，完全是一派書生本色。

勝利後，我出川到上海暨南大學任教，不久又被鄉長邀約，回去安徽大學。天不厭亂，赤焰高張，大陸淪陷。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和廖英鳴教授流亡香港，為吳敬軒先生開辦廣州文化大學分校。次年，臺灣師範大學友人，得知我在香港消息，函電交馳，邀聘我來臺任教。這時赤焰直指臺灣，災禍迫在眉睫。香港星島日報主筆桂中樞先生曾有文章追述 先總統初到臺灣時危逼艱苦的情況，不獨非普通人所能知，也非一般人所能想像。我初到師大，攜同眷屬，住在單人宿舍。月薪新臺幣二百八十餘元，為了節約一份每月十六元中央日報的報費，每天都向同事借閱。當日公教人員的清苦，可見一斑。這時， 曉峯先生趨赴國難，正追隨 先總統任職黨部中央秘書長，埋頭改造工作。我曾一度到他龍泉街寓所拜訪，他的夫人依然是勤勞家務，不改舊風。我因為工作單位不同，故絕少有往還機會。我初到師院任教期間，社會上有一批人，大罵讀經是開倒車，是現代化的絆足石。我深不以為然，寫了一篇「一個嚴正表示」，宣達我國破家亡後的意見。並在師院一間小教室，課餘時講解經書。後來聽眾不斷增多，師院人文學社索性請我在大禮堂公開講讀四書。每星期日清晨八時至十時，風雨無阻，不登廣告，不發消息。聽眾有學生、小販、軍公教人員，還有不少遠從桃園，新店，衝泥冒雨騎單車趕來的，黑壓壓擠滿了整個大禮堂。學社負責人同我商量，擬改在夜晚，便利聽眾，

我拒絕了。我說：「我講經書是要證明讀經是有害於國家社會的建設？還是有益於國家社會的建設？我的見解假如不正確，登了廣告，發了消息



創辦人兼董事長張其昀博士（中）主持中國文化大學正名改制典禮，第一任校長潘維和博士（右）就職，總統府資政吳經熊博士（左）頒授印信。前坐右起錢穆教授、錢穆夫人、考試院副院長張宗良博士（曾任文化學院院長）。

，便要負犧牲聽眾時間精神的責任。如果改在夜晚，便須浪費學校財力，消耗政府能源。我空手登臺，聽眾隨意聽講。聽得愜意，不妨會心微笑；感到不滿，儘可揚長離去。彼此問心，誰都沒有虧欠誰。」就這樣幾年講下去，深受青年學生們的擁護。爲了端正學風，培養國民愛國思想，我大膽建議在培養師資的師範學院，各年級都正式開設四書課程。幸荷院長劉白如先生的贊助，並得到政府的批准，二十年來此一制度在師範學府推行不懈。其間也經過不少障礙，但得到最大力的支持，還是通過。曉峯先生獲得先總統的睿裁，否則恐怕很難實現。民國四十三年五月，曉峯先生出長教育部，當我從報上讀到這則消息的第三天，我正在師院第六宿舍午睡，先室黃念容女士忽然把我叫醒，牀前已兀立着一位「其碩」的「碩人」。那時宿舍逼窄，既無客廳，也無書房，我忙踢着一雙木屐站起，來不及招呼小坐。曉峯先生就說明，他到教育部，爲了提倡學術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恢復停頓多年的學術審議會。要我擔任遷臺後第一屆學術審議會文學部門的委員。我既受寵若驚，也復義不容辭。他匆匆地立談片刻，又匆匆地離去。眼前一位幾十年的教授，一朝變成最高的教育行政長官。經年沒有見面，又似乎天天聚首，一點也不陌生。我暗自詫異，暗自揣摩，這個道理，恐怕是他的地位環境儘管天天在變，而他却有從不改變的一面，我想，這一面，就是書生本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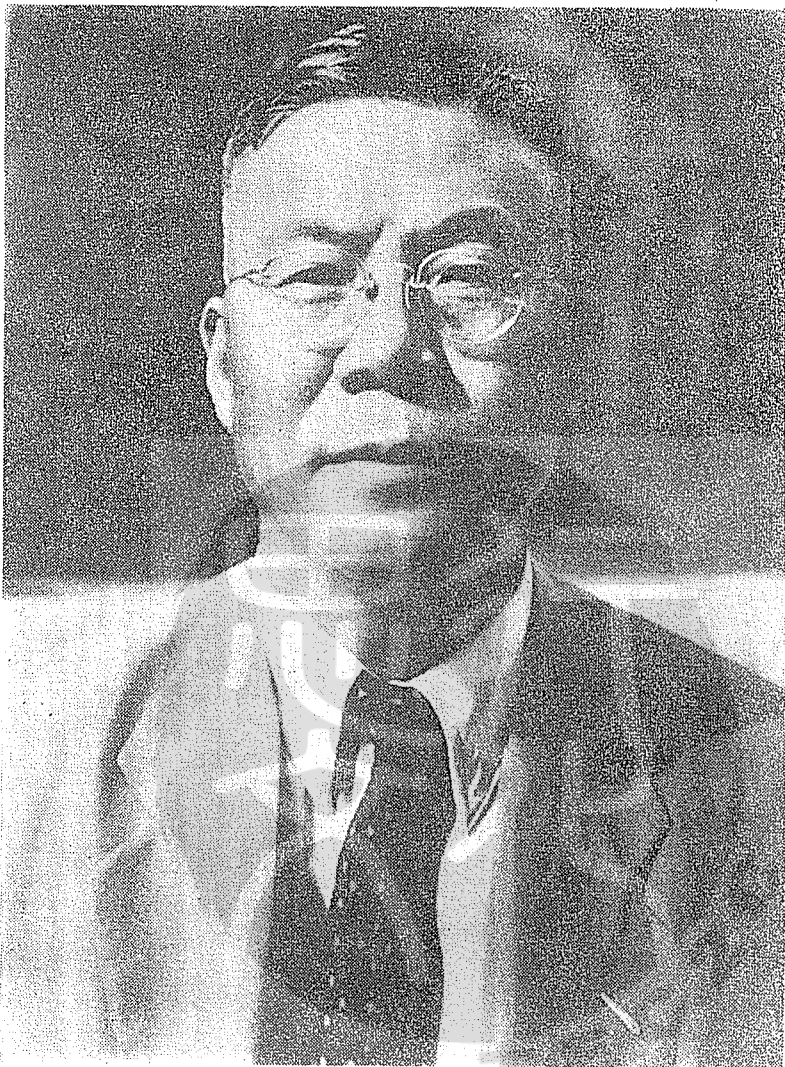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四十五年，曉峯先生在教部任內，認爲我辦理師大國文系頗著成績，要我籌辦增設國

文研究所。恰值星加坡新成立南洋大學，是全世界海外華人首創的第一間華文大學，特地向中華民國延聘我和蘇雪林先生擔任中文教授。我有志推廣海外華文教育，也想設法把久陷大陸的羸弱拯救出來，因此離開臺灣期間，商得劉校長同意，國文系請程發軔教授代理主任，研究所請高明教授代理所長。以後經他們二位擊劃，國文系成爲全國最大的一系，全系在校學生多達一千五百人；國文研究所也是造就博士碩士最多的一所。我離台後，住在南洋大學宿舍四年，除出席西德慕尼黑東方學會議和麻堡漢學會議外，不曾越過星馬界外一步，而謠諑頻興，有的說我回去大陸，有的說我在大陸向臺灣廣播。臺灣熟人關心我的，疑心我的不計其數，但是曉峯先生却始終沒有絲毫的疑慮。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由一屆而二屆三屆，曉峯先生最後還寄來一紙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名譽委員的聘函，爲我澄清了一切無稽的謠言。以後，先母安抵香港，我應錢賓四先生之聘，爲了便於侍養，一直在香港新亞書院任教，在再度過十餘載。曉峯先生在華岡創辦文化學院，每年都有聘函，要我退休後回到華岡，使我有不能不回家的感覺。古人說：「久不相見，聞流言不信；」又說：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」這豈是利名場中計較得失的人所能做到。我想，這就是書生本色，而我終於被從不改變的書生本色所感動，在五年前回到華岡。

我來華岡後，住在文化學院藝術館。爲了多年流浪，學殖荒蕪，一面教學，一面也想少補往日的蹉跎。所以閉門讀書，很少離開學校。看見

學校蒸蒸日上，也看見學校困難重重。爲了學生增多，學系增多，不能不添置設備，加建校舍，在在都需要金錢費用。本來多辦不必要大量花錢的科系，自然不虞匱乏，也許還有盈餘。但是曉峯先生爲了建國理想，學術抱負，凡是應該興辦的事業，都不計損失，勉力以赴。學校演出戲劇舞蹈，我欣賞到津津有味，擊節贊賞時，便有

人告訴我：「老夫子辦這一系，這一科，每年都虧損臺幣幾千萬，幾百萬呢！」爲了在國際爭取有利形勢，沒有人辦理觀光系，他獨力負起造就觀光人材的使命。沒有人辦理烹飪班，他毅然接受造就烹飪人材的責任。他說：「一個辦理觀光業務的人，可以影響整個國際間的觀感。國外一間餐廳，可以建立成一個國民文化外交的據點



總統府資政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（曉峯）博士八十近影。

，在在與國勢消長有關。豈肯爲了辦學經費一時的虧損，扼殺救國救民的迫切工作！」至於立國根本，樹人事業，人文科技，道德宗教，千秋萬世的道統，經天緯地的文章，更是無時無刻，不在他獨居深念，苦心焦思之中。由於他志廣力細，辦學遭受到的困難疑謗，憂苦煎熬，我們是可以感覺到的。至於他輔弼元首，憂勤國事，遑聞受侮，危疑困挫，那就非我們所能想像了！因爲他有做不完的工作，所以他心無旁騖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沒有一天不危坐在華岡的辦公室中，徘徊於華岡的校園林下。有一年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梅貽寶先生，退休後，到臺中東海大學講學，一個禮拜假日，遠來華岡訪友，除了曉峯先生外，竟一個朋友也沒遇到。這樣一心一德，念茲在茲的治學敬業精神，我真不知道天地間能有幾人！過去，我在國外，常遇到青年學人，對我訴說在臺求學時，如何直接去教育部找張部長，竟能意外解決他們無法解決的困難。我在華岡幾年，也親眼看到全校教職員、榮民、學生、工友，沒有一個人不感覺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。同事視如師友，同學視如父兄，任何人都可隨時親切地向他懇談，校務的繁多，人客的紛紜，還有參贊中樞的密勿，真够得上是「日不暇給」。但他事無鉅細，都不忽視。而個人的著作更是日新又新，舊作既已等身，新作又層出不窮。如中華五千年史，孔學今義等，都是傳世不朽的大著作。文化大學的校訓，標舉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啓示後生，曉峯先生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身教

，就是爲這四句教言，樹立了最好的榜樣。

曉峯先生是浙東人，浙東學派喜言功利。很多人譏諷他好大喜功，也有人議論他率率言利。其實中國古聖賢理想中的大同世界，即是正德利用厚生的世界，也是先總統所昭示的倫理科學民主的世界。要立事功，不能不憑藉富貴，所以易經說「崇高莫大於富貴」。憑藉富貴來利國利民，富貴自然崇高；我們又何必諱言功利，輕視富貴。我們看曉峯先生出入富貴場中，從不輕視功利。但是我三十年來，看見富貴場中的曉

峯先生，和五十年前教書生涯中的曉峯先生，並沒感有兩樣。三十年前住的龍泉街的寓所，今天還是龍泉街寓所；今天文化大學沒有冷氣設備的辦公室，和五十年前沒有冷氣設備的教授研究室，也無不同。聖人說：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患難行乎患難。」富貴、貧賤、患難，只是人生遭遇中偶然扮演的配角，不磨的品德性情，纔是人生的本色。本色就是素，不失本色的人就是陶淵明所說的素心人。我五十年來親炙到的曉峯先生，看他經過富貴、貧賤、

患難，成就偉大事功，寫出不朽著作，而使我最感佩的，仍然是他能够永遠不失他的書生本色！

今年農曆九月恭逢曉峯先生八十大慶，我不能仰贊盛德於萬一，只能就我親身感受的，寫出來作爲祝嘏之辭。縱筆至此，又想起在南京寓居所看見曉峯先生朝夕懷抱的鏡湖世兄，現在已成聞名國際的地理學家，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權威教授。而躬親井臼的賢婦萊妻，耆齡偕老，這恐怕不僅是「天縱之將聖」，也應該說是「得天獨厚」吧！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壹幣柒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宛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，定價台幣柒拾元。

談戴笠將軍的名著：

中外文庫之廿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 定價壹佰貳拾元

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」「太行二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定價壹佰貳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立即寄書。